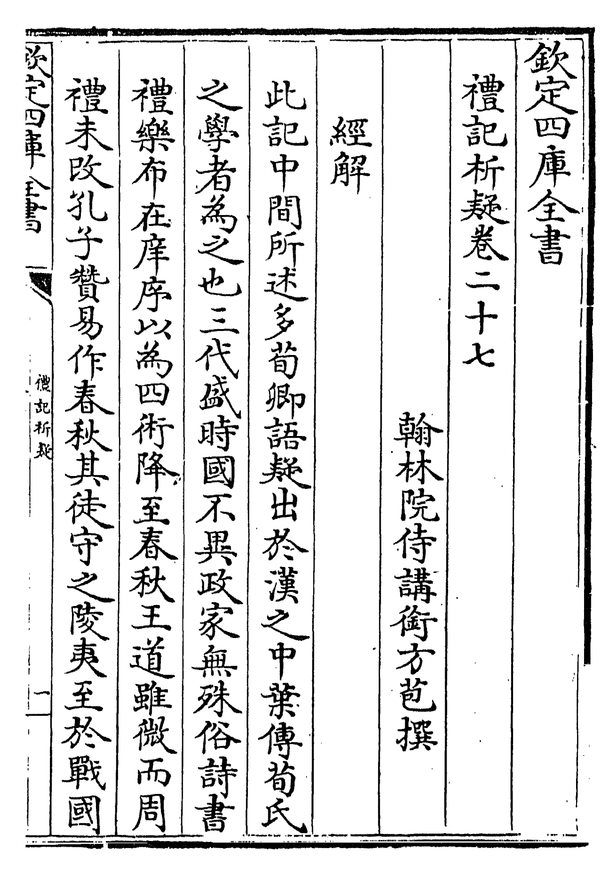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析疑卷二十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賛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

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家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

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之學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

為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慮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沉殘闕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

經本無獘解者失其意而愚誣賊亂之弊生此篇別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屬辭必與其事相比故義皆曲當有得於春秋之教者亦然

詩之失愚

詩可以興但性情之感發或樂之過而溺於所愛哀之過而毀以滅性憂懼之過而懾隘以傷生則其失也愚

書之失誣

通達事理者或强不知以為知遠慕上古之事或以

後世爲可復行是之謂誣

樂之失奢

玩心於歌舞則凡可以娛情志悅耳目者必備致而後慊則漸流於侈肆而不自覺矣

禮之失煩

記者意主於禮故言禮之失與諸經異蓋諸經義失則人心或爲所蔽陷禮則人之儀則所當服行雖過於煩無他害也

春秋之失亂

辭與事比事同而辭異則義必異矣若妄起義例而失聖人之本指則大亂經常之道如公羊氏祭仲知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是也　秦以易為卜筮之書而不焚則自秦以前未有國立易教者明矣春秋絕筆於獲麟又二年而孔子歿即七十子有傳之其徒者孔子不及見也況與詩書禮樂並立為教而一國之人性質皆為之移易哉為此記者乃西漢武

宣以後之老儒明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曰學至乎禮止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

也是謂道德之極此記上言諸經之失惟禮無大疵以下則極言禮爲道德之極羣類之綱紀也天子當立人極與天地參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明並日月然後可而非禮無由致此也居處言動一式於禮然後身可正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事詩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隆禮由禮之謂耳　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聖人之仁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聖人之智也然非以禮檢身無一不式

於度亦不足以為表儀而正四國即身能秉禮而所以治百官制萬事者毫末不在於禮亦不能盡得其宜得其序此與論語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猶未為善義可相發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信義和仁之本在知仁而其實用在禮最上者如聖

人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動容周旋中禮以為民極其次必知信義和仁非禮無以達之而謹禮以為正國之器是猶執權衡而不可欺以輕重陳繩墨規矩而不可欺以曲直方圓也最下者則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則亂人紀敗國維如大防之隳坐視奔流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振救矣　康成鄭氏曰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號令有禮然後順於民心政教有禮然後上下相親而各得所欲兵刑有禮然後天地

之害可除　荀子書多並舉王霸故記者因之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
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荀子曰禮之所以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
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又曰繩墨誠陳則不可
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

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
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方猶所也萬事百物準以天理皆有一定之方所即
物之則心之矩也不知有禮則其心之所嚮身之所
處傾側反覆而無方所之可求矣　荀子曰隆禮雖
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又曰不法禮不
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敬

讓之道也上應有闕文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秋之末列國君臣皆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戰國益甚及秦遂盡廢先王之禮故大敗天下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亂亡之禍亦未有如秦者盖禮既亡則縱横權變姦詐百出而不可窮而一時君臣皆不知有禮故無從而辨之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廢非謂六禮之不備也將嫁教於公宫宗室既昏三月而後廟見婦之去留一聽於舅姑而子之宜與否不得以自專夫是以家節正而子婦皆安以和也廢禮而任情則婦或無道以苦其夫夫或無道以苦其婦而入於淫辟者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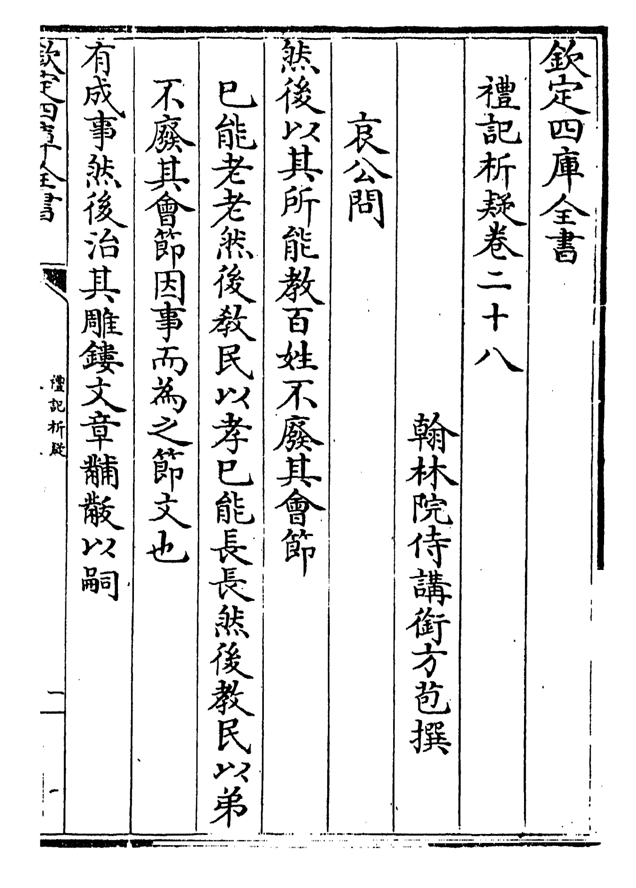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之不忘兄弟族姻以父母之恩不可倍也臣之不忘嗣君民社以先君之恩不可倍也觀春秋所書列

國臣子之薄於君父者衆矣前此胡未之聞也以先王之禮教尚未盡廢也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與法皆所以禁民為非然使任法而不由禮則風教之所積民氣之所感差若豪氂繆以千里矣故君子必慎其始

禮記析疑卷二十七





禮記析疑卷二十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已能老老然後教民以孝已能長長然後教民以弟不廢其會節因事而為之節文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經綸大經立綱陳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服物采章以繼之也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居處服用少自便安則不能與民同利利之不同則所制喪祭之禮雖詳明周浹民且以身不能備而蓄愠於君尚安望其覩感而興起乎

固民是盡

朱軾曰固專固也務欲竭盡民財而後已

百姓之德也

君念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可興矣

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君臣父子之敬人所共知也惟夫婦居室易狎而難

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後為敬之至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蓋慎獨主敬必始乎此匡衡說關雎之詩所謂

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静必如

此然後為敬之至聖德之極功也　公問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獨言大昏觀唐宋之末有劫於悍婦溺於寵嬖以悖父子之恩失君臣之義者然後知聖人告君以是為本其義深其慮切矣　記稱哀公為妾齊衰孔子蓋早見其微矣

親之也者親之也

家語作親迎者敬之至也下親之宜作敬之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興敬其親乃正而可常舍敬則為私愛而小者瀆大者傷是遺棄所親愛之道也

以繼先聖之後

哀公以冕而親迎為已重蓋視昏禮為男女燕昵之私故孔子不曰先君而曰先聖以示公乃文王周公之裔不可不自敬其身而欲敬其身以興敬於民則必自妻子始公問為政而孔子首言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蓋早知公之溺於愛而不能敬也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凡夫人不與外祀而曰為天地社稷之主蓋粢盛必親舂服冕絲物必親繅也疏謂大宗伯攝未知何據經傳所載后夫人所共無非內祀者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惟敬足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敬心魯自襄昭以來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內偪於三桓相欺相奪受閔忍詬所謂物恥也至於哀公強臣

覿面而相陵侮孔子不忍斥言故舉物恥於國恥之

上以隱動君心使知振之興之非修政無由而禮之

不先政無其本身之不敬禮不能行念及此尚可溺

於嬖幸以失臣民之望乎此聖人就君心之所明而

苦言以相感發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

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

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

從而亡

不能敬妻子以恒情觀之過之小者耳然究其本原則為不能敬其身不能敬其身則傷其親而禍至於亡其身乃理勢之相因而必至者　李光地曰哀公不用釁夏之言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孔子或先覺其微或時已嬖幸而以是微之皆未可知而公卒由此失國惜哉

三者百姓之象也

象猶表儀言身與妻子百姓所則而象也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祭義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愾言其氣之感通震動也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左傳季康子死公弔之降禮杜注不備禮非也方是時魯君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敢不備禮乎蓋降君臨臣喪之禮而用同列相弔之儀也無論降為自貶

為不備禮而皆為過動三桓無君久矣間隙已成孟
孫彘至面侮公謂郭重肥而公他日忽問彘曰余得
死乎故傳言三桓患公之妄則公平日之過動過言
必多矣故以是切告之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
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迎立悼公年十四始見諸大
夫於清原言即有倫用人行政次第井井國人信服

而書偃之姦心自輯晉霸復興是之謂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也哀公長君季氏自康子嗣位非若宿與意如之横悖難制也使公能謹言慎行何至孟孫彘借戲郭重以面侮公孔子所言皆哀公之針石也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此非汎論為政成身之道乃哀公當日所宜審處之

時義也蓋民不知君數世矣自季孫宿以後務以私惠自結於隱民而民所苦之事則盡委於公以離公於民如築圍帥師朝霸主會強國之類故昭公孫齊傳稱國人如釋重負齊侯取鄆以居公而鄆民旋潰皆為季氏所愚也哀公此時非愛人之心大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矣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樂天者知其不可奈何而修身以俟命也其後哀公不忍季氏之詬而隱身於越則不能安土樂天而無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

倪矣　自古蒙難而安土樂天身以光亨者文王也艱貞守道以成其身者箕子也哀公若身具文王之德或能用孔子則魯國之亂可撥而反之正即不然苟能敬身守禮愛人終身無過言過動則民望所歸季氏之姦心自不能逞保邦繼序以有待於後亦可謂成其身用此知能行聖人之言則無不可處之變而如公之不寤何哉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則即身而具不過乎物則身成矣恐公以成身為難或不知所用力故示以約而易守之道也　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已前陳之矣猶懼公以為偶然之言動而忽之也故因問成身而言不過乎物凡附於吾身者日用酬酢物之小者也綱常名教物之大者也小物或過於身必有所虧而況夫婦父子君臣之間有物有則身之成敗恒於斯而可以或過乎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不閉其久三句皆以天道之化育言造化之功皆既成而後燦然有迹其未成之先所以轉運密移者不可得而見也　不已則久於中而其徵不可掩矣所謂不閉其久也惟不閉其久故無為而物成惟無為而物成故已成而明　哀公於孔子之言亦未嘗不

心知其善特所知者淺其明易蔽是以不能設誠而致行故夫子勗以自強不息如天道之不已繼明日新如日月之相從也不閉其久在天道則秋冬之閉凍也固而春夏之發生也盛在君德則至誠之久而徵也無為而物成在天道則轉運密移不見其所為而時行物生在君道則篤恭而天下平也即以哀公之時位言之信能敬身愛民無一言一動之過則其感國人之心繫諸侯之望而閑強臣之姦自有不見

其所爲而默以成之者矣已成而明在天道則歲功既成生長收藏之迹顯然可見在君道則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而後衆著於堯之則天也即如晉悼公之承國其艱危亦不異於魯哀而用賢訓官息衆保隣不動聲色而臣民效順諸侯威懐然後知其善收操柄動皆中乎機會亦中主之所謂已成而明也聖人之言窮高極遠而不濶於事情守正道常而可該乎萬變學者宜於此類求之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不過乎物既前陳之矣及公欲聞切要之言復以此進者仁孝乃人道之總會百政之根源也凡前所陳敬身成親愛人正物皆具於是矣苟過乎物則為不仁不孝之人豈惟不能成其身將欲有其身而不得矣可不念哉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子之志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缺非仁人不能此小大之

辨也　張子西銘蓋本此記而推廣言之

禮記析疑卷二十八

禮記析疑卷二十九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仲尼燕居

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先王制禮隨時隨事運天理而取其中人之行身遇物能以禮周流則大中之理無不徧矣即一貫之指以禮言之乃其顯而易見者

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孔子以求仁為教而曾子謂子張難與為仁仁者天

德之首也子産過於慈仁猶失政體如母之不能教

而張也過於矜髙則不能反求諸身而無進德之基

矣故切言以警之若不及則勉之而已故不復言

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領字之義或取承領祭義領天下國家賈誼陳政事

疏誰與領此是也或取統領楊惲報孫會宗書統領

從官魏相傳統領庶職是也或取率領左傳鄢將師為佐領晉書職官志中領軍是也惟此記及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皆以治訓未知所據以文義推之此記宜以袪而去之為義樂記則以統領為義但於古書未得其徵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老莊以禮為華而亂道荀卿以禮為化性而起偽皆不知禮之生於仁也仁以體事故明無不照仁以感

物故誠無不通明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指諸掌職是故也此仁鬼神獨於郊社舉之者禘嘗之為仁顯而易見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

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上五者第曰禮原禮之所以制也此五者曰以之以人之用禮言也　禮所以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知禮則得失從違判若白黑故辯説得其黨　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全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原其體之所以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究其用之所以行也原

其所以立則知心有所不容已究其所以行則知道不可須臾離事無其治則性命之理不順此精粗本末所以一貫也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别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

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袓洽於衆也

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　如侍於君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之類如不知此則無所錯無所加矣

其儀法多見曲禮苞始受戴記先兄曰汝口誦其文必心惟其義凡曲禮少儀玉藻内則所載不獨事父母君師也即長幼朋友賓客往來酬酢少不由禮則

於心不安而人情亦不能順故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又曰仁體事而無不在不知此則雖能記誦不可謂之學禮

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李光地曰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五也行中規旋中矩六也和鸞中采齊七也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羽九也

樂也者節也

春秋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不惟宗廟朝廷閨門鄉黨之際會非禮有常經不敢輕動也即尋常無事一舉足一發言非理所當然亦不敢動必如是而後謂之致禮以治躬不惟祭祀賓客射鄉之樂歌非比物飾節不敢輕作也即燕居退息御琴瑟調磬管非適會其節亦不敢作必如是而後謂之致樂以治心

不能詩於禮繆

古者於旅也語多賦詩以見志不能詩則聞人之歌而不達其義如誦茅鴟而慶封不知或答人之賦而不應其情如高厚歌詩不類故於禮繆也

不能樂於禮素

明於樂然後從容和順之意周浹於拜跪揖讓之中野人相敬直樸無文則為素而已

薄於德於禮虛

無如斬如剡之隱痛則衰麻哭踊皆虛無守道致身之實心則拜稽恭順皆虛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凡人之言或汎論事理或評議他人未有不依乎天理者若能身履之則禮之實在是矣凡人之行必合乎天理當乎人情然後返之於心而安且樂焉其然則樂之道具是矣　子張志意高廣則檢身或疎故示以反身之要以抑其過也身之所履必自顧其平

日之言事之欲行必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而政必宜人矣

萬物服體

萬物皆範圍於禮體之中而無不服從即下文貴賤長幼遠近男女莫敢相踰越是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九

禮記析疑卷三十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孔子閒居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君子為民父母則愷悌之心所以經其衣食拯其災危者無所不至而所至有廣狹久暫則感於德化而

形諸風謡者亦應之為純駁淺深故曰詩亦至焉觀二南之風則一一可驗矣君子之德化至形於風謡則比閭族黨冠婚喪祭射鄉酺蜡所以成其禮俗者非一日矣故曰禮亦至焉詩即樂之章也禮既修則正聲雅樂必隨時而興作矣樂者樂也君子樂民之樂如此則凡事之與民同憂者亦無所不至可知不曰憂而曰哀者哀之義足以包憂憂之義不足以包哀也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成王日夜敬德於幽獨而升聞於天以為祈天永命之基亦猶樂之和順積中無假於器數音容而足以感動天神地祇人鬼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

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所論五起之序甚善所未備者曰不違曰既得已之志氣也曰既從曰既起人之志氣也從者與人無忤而已起則善端興起化及於人也　五至三無五起俱不似聖賢之言而精語亦間出蓋漢儒述其所聞而不能無失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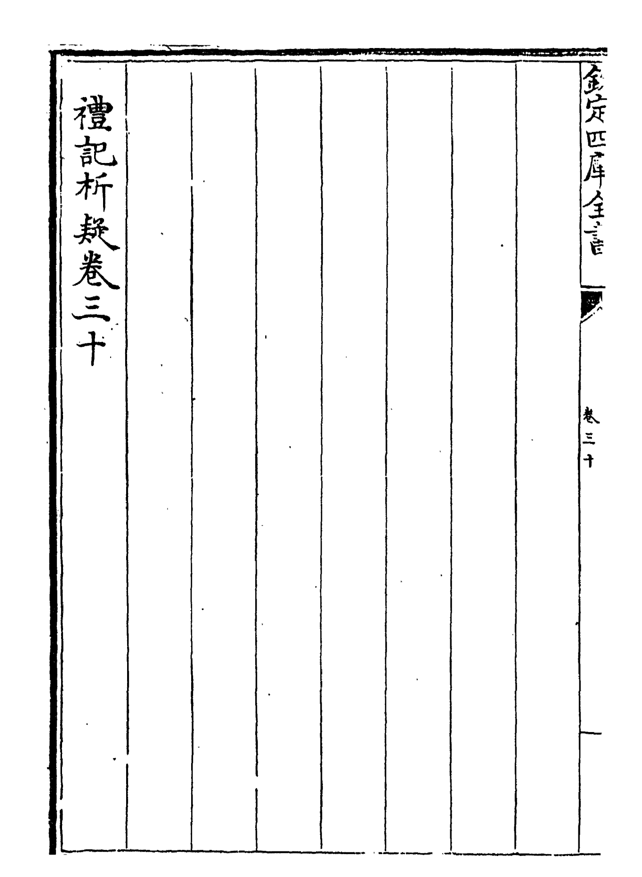
天地之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所藴蒸而於天言之者風行天上雨及霜露降自天其迹顯著也風霆之起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於庶物露生舉之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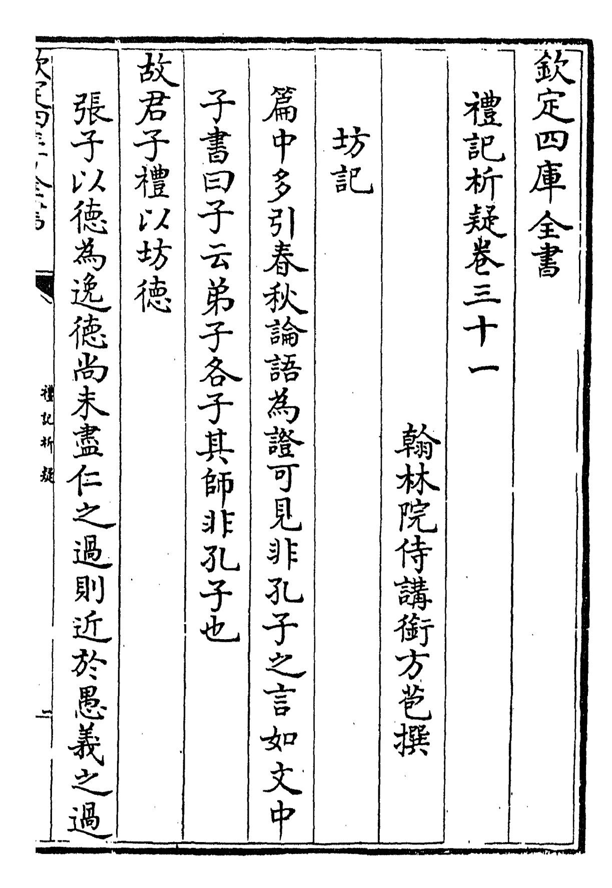
耆致也謂致其所欲也祭統曰興舊耆欲疑古語有之注訓王天下之期疏謂王位聖人所貪誤矣孟子

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非必不善也此節蓋因天道至教而言人事之與天地相感通以申昭格遲遲上帝是祗之義也言人果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所欲致者若將可得則必有開其先者如時雨將降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理也嵩嶽降神生申甫以輔周乃文武之德所遺此王者所以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　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有與者其與有形近而譌也物與欲音近而譌也兆與開疑亦剥蝕形

近而謞



禮記析疑卷三十





禮記析疑卷三十一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坊記

篇中多引春秋論語為證可見非孔子之言如文中子書曰子云弟子各子其師非孔子也

故君子禮以坊德

張子以德為逸德尚未盡仁之過則近於愚義之過

則入於刻恭之過則流為諂僞之過則趨於吝以禮坊之然後有以全其天德之美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

至春秋之末晉絳之富商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顏子之貧尚有負郭之田以給簞食瓢飲自安於陋巷則周公制禮以為民防者遠矣

貴不慊於上

貴慊於上則病下者多矣乃亂之所由生也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違於義理逆於衆心皆所謂犯也讓即酌民言之謂
古人有大事謀及庶人疑獄與衆共之庶人傳語皆
不敢爭勝於民讓道也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記者之意似謂卜筮無咎之言尚不敢自專而稱他

人也

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舊説以弛為棄忘不藏記其親之過非也過已成矣為子者不復藏記於心安得為孝弛者使其過有所觧而人不忍攻幹蠱之義也禹能灑沉澹灾三代命祀鯀亦列焉且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與舜同為以死勤事則鯀之過弛矣仲弓列德行之科冀缺復嗣宗職世人不復引繩批根以瑕疵其父則二父之

過亦可謂弛矣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民者三字疑衍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

敵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於長者與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蓋父兄為客則主人於子弟容不親進饌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事尸於室中者主人主婦也待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於堂下者衆賓衆兄弟也長賓三獻賓長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於室中故觀主人主婦之慤誠而致其嚴恭衆賓衆兄弟升堂受爵則觀長賓長兄弟之肅雍而用自檢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喪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愈亡故每加設禮節以為之紀也自浴於中霤至葬於墓每節皆有哭泣辟踊祭弔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怠也故卒哭之弔宜於家正為民之卒事不嫌於過厚耳故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數喪紀之薄告薨而鄰國不會葬也舊說以檀弓即遠之義詁似不可通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

既有君則不謀仕於他國或謀得美仕惟筮仕之初未決所從則可稱二君以決之如畢萬筮仕於晉或與他國並占而於晉得吉卜則決意仕晉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未仕者不敢饋人則已仕者得饋矣然父母在而饋獻及車馬之重則太專故不敢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

雖在喪人饋之酒肉亦無不受之禮注不視猶不內非也蓋有喪疾則不親受是謂弗能見受之者其意不可虛也而有喪疾則不可食既不可食而視之則似有欲食之意故不視耳或曰弗能見即不能食之謂也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李光地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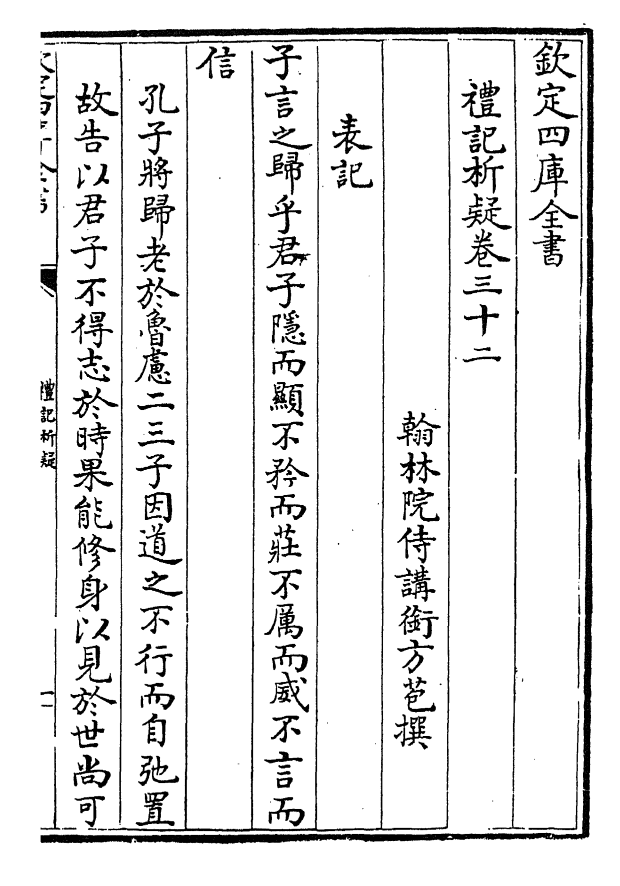
疏謂侯伯以下非祭不交爵王饗上公上公相饗后夫人親祼非也大行人乃周初典禮陽侯繆侯則哀周之事耳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女不至如鄭子明路遇親迎者而奪之是也吾既冠後聞比郡中有女在塗而自盡於籃輿中至壻家始知之者若能守先王之禮姆與女同車則無此情變

矣

禮記析疑卷三十一





禮記析疑卷三十二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子將歸老於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於時果能修身以見於世尚可

以化及於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明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不厲而威有過者畏其聞知小人見之而厭然是也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武城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故隱日章故顯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而莊而威而信則顯矣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不失足於人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不失色於人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不為之變是也不失口於人不與王驩言是也　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齊諸臣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是謂失足於人足容不恭失之小者耳

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君子之貌色豈惟不可失於人茍能一依於禮且可以抑人之邪心其於言也平生無諾責則雖遇變故

而不能復亦不害為足信也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祭之終獻酬笑語衎而易弛故以樂為戒

篤以不揜

篤則所行皆實不必自揜飾　李光地曰篤實行道險夷一致不可困迫非光輝之謂也　君子之德輝未有不著於外者然皆篤實之不可揜非有意於自表著也

恭以遠恥

傲惰則或承之羞屈諂則反以召侮故惟恭為能遠恥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莊敬日强則作德日休無時而不泰然安肆日偷則從欲心勞馳騖追逐儳焉如不終日故君子不敢一日而安肆也　周官廛人注立而市物者為儳坐列販賣乃可久待立而求市勢不可以終日也

仁者天下之表也

仁者人心所同鄉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故曰天下之表

報者天下之利也

利者義之和也喪服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多曰報蓋彼此互致其所當致則恩義洽而無睽乖利莫大焉況人事之酬酢乎

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

恕者猶以德報則物莫之傷而身之所處寛然矣然
意主於寛身則非仁之正也故謂之寛身之仁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
不親
此謂氣質有偏勝者
考道以為無失
至道者於道知之盡行之至也義道者能因事而制
其宜也下此則於道未有闕亦不能真知事之宜而

制之但或監於成憲或稽於衆言而不敢大悖於義故為無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自親親之殺以至仁民愛物各有分數而不可混淆若妻子之愛上同於父母恩及禽獸而功不加於

百姓則反有害於仁義之長短小大則必以所處之
時位與所值之事變權衡焉取其大者長者而毋以
小者短者害之　中心憯怛與率法而行資力淺深
之數也數世之仁與終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數也
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
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輕也盖必天理純固而

後謂之仁一時一事所行得宜即可謂之義義之難不若仁之難也然君子欲盡人道則仁雖任重道遠而不可不勉為其難至於度人苟律以義之精義之全則難為人矣惟以衆人望人則一事偶合猶賢於無一合者少依於義猶賢於背而馳者荀卿云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紲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徳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引詩見中心安仁者雖不可企及苟能如詩人之好仁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雖利仁之事終亦可以至於安仁也　當作中道不廢文誤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此承上二章言即不能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但不失

其所好而有志於仁則雖有過必不至於大惡而人亦易諒示人不可畏其難成而不好也

信近情

凡事以情實則近於信矣曰近信者如言或以實而不能復然其道自可復也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使聖人制行以已則中人之不能行者不知其可恥

惟制法以民然後衆有所勸有所愧也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

游惰之士垂緌五寸不齒之人玄冠縞武所謂衣服以移之也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則與選士為羣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則與國子為羣其不率教者則簡右鄉移之左簡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移之遂屛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謂朋友以極之也此所以使民勸勉愧恥而行有壹也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世豈有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於心亦德也然遭變而毁其行者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

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國君以治官而擇人猶漁人以捕魚而畜鵜也小人任官而職不舉如鵜在梁而翼不濡可恥孰甚焉儒者服其服而容辭德行不足以實之與夫衰經端冕

甲冑而色不稱皆此類也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

下文獨舉天子諸侯蓋貴極於人君義不可以無事

則臣下不待言矣若士農工賈而棄其業則謂之罷

士罷民先王之世罰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

孔子之時齊之陳氏魯之三桓晉之三族皆以私恩

小惠自結於民以傾其君乃亂賊之心不可復以仁
義責之矣等而上之則齊桓晉文少立勤王之功遂
有屬服羣侯之志孔子盖深痛僭亂之由而發此嘆
故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為事上之準則而孟子則明著
其義而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齊桓晉文之盛身
沒而爭奪篡弑之禍興其國終奪於强臣以視舜禹
文王周公之受福於天者何如乎而況三桓三族田
氏專務回邪而欲以惡德求福乎受方國獨舉文王

者舜禹周公所事皆聖賢之君而文王所事者紂遭
君臣之變以新天命而厥德不回其所為良獨難耳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
也故自謂便人
當作名之浮於行也蓋后稷之烈至矣而未嘗自尚
其功而世人動自謂有功於人惟欲名之浮於行耳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先王之教其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強至如喪期之禁

食色戰陳之忘軀命任負之代長老明知為人情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強教也謂之凱者鼓之舞之如戰期必勝而以凱入也說安獨舉弟者君父之事雖服勤犯難人心所安不必有以說之若事兄事長已所勤施人亦以此致於已故喪服於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樂知人亦以此致於已則說而安之矣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三代以前誓師而外教令無不平易近人者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在位者胥動以浮言而諄復化誘如父兄之語子弟言及斷棄用罰則稱高后及其祖父以臨之可徵古民之畏鬼神過於教令矣

賊而蔽

李光地曰謂以煩文縟節相督責而昧於情理之宜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之中

又生敝焉則終無以勝之矣

有忠利之教

上思利民忠也以忠於利民為教故入人深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利者利於國利於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隨之故所望亦異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禄則終不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當引身以退其曰朝廷不

辭賤者百官隨分以効功不以大言受小禄者君子為道而自重也

事君不下達

待君之求不自干進或因人以求進也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侍御僕從朝夕君側必能可否相濟然後君德正宰正百官則内治修大臣慮四方則外患弭宰非不慮四方大臣非不各正其官屬也而職任所專則不可

混唐虞百揆亮采惠疇四岳賓諸侯成周一相治內二相分陜盖古制如此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禄也

去國無至於三之理盖諌謀屢不用也此謂羈旅之臣必出境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禄與政焉可也

君子不以辭盡人

人有虛言而無實用者又或訥於口而明於心皆不得以辭盡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行有枝葉如事父兄接賓旅睦親黨其儀節益詳也

惟有道時乃能然生民狹隘使民酷烈則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

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

不問其所舍

不能賻不能饋不能館而漫為是問是飾為枝葉之

言而聽者亦將薄之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水惟淡故味不變醴則甘而易敗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初有怨而後解釋怨猶可已若負諾責則怨望無已時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雖圜丘方澤牛亦須卜故曰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大饗不問卜舊說專指季秋明堂之饗以事義揆之惟圜丘方澤期日一定大司樂有明文若當冬夏日至王喪未殯祭亦宜廢既殯則嗣王越紼而往故無所用卜若四郊迎氣之日或王有微疾不能行禮或期功重喪未殯不能致其誠壹則不宜以此而廢郊必俟疾愈喪期少遠而後卜日所謂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謂此類耳明堂大饗以季秋之月而無定

期禮宜卜日與祀五帝同羣言紛亂經傳無徵惟以事理為衡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不犯日月

李光地曰不犯日月恐是遭喪後當郊社常祭之日自啟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謂也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卜宅寢室主國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卜宅寢室以處之所以愛敬客也卜重於筮注云不以筮恐

人疑卜之人轉不疑乎天子道以筮諸侯乃道以龜乎天子不卜處大廟亦所至之國不卜耳

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人臣膳君之禮天子適諸侯或諸侯燕於諸臣之家則用祭器卜日而請之春秋傳陳敬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葢古有此禮若天子諸侯禮朝聘之賔雖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宜曰以敬事其君長

禮記析疑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析疑卷三十三至四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潘大伸

禮記析疑卷三十三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緇衣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人君不仁則不能厚生以正民徳彰志以明其教禮俗並敗則閨門之内男女少長相乖相怨而不能和親族姻鄉黨之中强弱知愚相脅相欺而不能和順

百姓雖有仁心而不能自遂矣遂者通達也必王道四達而不悖然後民情欣暢而交通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老莊之志太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當作違以音同而誤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禁人以行蓋身為之則管子所謂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也

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

言雖善必慮其所終老莊欲人為太古之無事而不知其終不可行行雖善必稽其所敝晏子國奢示儉而不知其敝至於偪下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朱軾曰言衣服則一身容貌兼之矣鳲鳩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是也　從容有常其儀一也儀之一由心

如結此民德之所由壹也

為下可述而志也

人臣圖利徇私則其事不可以告人苟為上為德為

下為民則皆可述而志也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

不及已之才所不及也行人子朱不能其職而以當

御爭般浩以北伐為已任援其所不及也不知者君

所不當知也書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若每以煩君之聽則瀆矣其辭同而别以己與君者援則自已而言之也煩則不可自已而言之也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人君必能行其政成其教然後爵禄當而民知勸刑罰當而民知恥若無政無教則爵及惡德刑枉無辜民且有疾心而何由勸且恥乎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荀卿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

古者侍御僕從大臣皆得進退死生之此君德所以不荒庶政所以無壅也若大臣不能治身則必與邇臣比矣不能治官則無以禁邇臣之相比矣不能治者不可使居其位故居其位者不可以不敬也　周

官王之侍御僕從無一人不統於冡宰大臣不能自治則便辟側媚者無所畏忌故邇臣比也
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
大臣以富貴之過而忠衰於君則百姓且為之不寧可用為民表乎此不能敬之過也邇臣能探君之情移君之計庶士庶民皆視其趨嚮而爭赴之是之謂民之道也而可不愼乎道與道之以政同義

毋以內圖外

圖如我儀圖之之圖度也議也內謂左右近習也人主於外臣多好與左右近習私議之是非所以失實而多蔽也若與廷臣之正直者公議之不得謂以內圖外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賢也以其防已之欲而不能親

便嬖側媚非不知其賤也以其便已之私而不覺相信此民所以失其親上之心而視教令為具文也

德易狎而難親也

水之德居常則日涉而無患故易狎遇險則一陷而不可脫故難親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閉於人謂其情不得上達有鄙心謂怨惡其上閉於人則有鄙心所以不可慢也然有鄙心而上卒無由

知以陷於大患故曰易以溺人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身不正則言不見信於上義不壹行無類身不正之

實也義所陳於上也行所發於身也所陳之義二三

而退而考其行則駁雜而無類欲上之信其言得乎

君子比類以成其行或出焉或入焉則無類矣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

也

多聞多識而質以人心之同以精吾心之知似可不疑於所行矣然以之治已則身所處之時位不同以之治人則世所因之俗變各異茍拘於所聞所見而一一以求其合則不能隨時隨事以處中故必畧而行之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葢惟所知者精然後能取其大畧而左右逢其原觀顏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於井田學校惟粗舉其大要可知畧而行

之之義　引君陳證多聞二句引詩證精知句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私惠注謂以小物相問遺則曹僖負羈盤飱置璧之類是也但其義甚狹如彌子以衛卿為餌而孔子嚴拒之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遂行皆所謂不自留也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此喻言行之出於身者不可揜也車之有軾喻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喻微疵之難匿也衣雖美少有汚毀人必見之故君子於公言大節自持必嚴即恒言細行自檢必密也必聞其聲義與車之見軾相發必見其成義與衣之見敝相發服之無斁喻謹言慎行終吾身不可懈惰也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從訓順則行不可飾也句與上文義不協當作虛字行發於身雖偏戾莫之能禁也從而言之則其不善或雖善而不能得其宜盡其分皆不可飾矣



禮記析疑卷三十三